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窃 妻

广州西南乡有异姓兄弟两人。甲读书而乙行贾，乙善居积，故甲贫而乙富。乙周其不足，甲甚感之，以为管鲍不啻也。一日乙为西国友招至汉口，代司出入，计非三四年不得归，遂以家事托甲。临行。置酒为别，并令妻出见，以伯呼之。甲睨之，艳丽绝人，不禁心为之动。席间强作庄容，乙颇爽直，不之疑。乙去后，甲时至其家，谬为殷勤。久之，往来颇密，顾未有间可乘也。凡乙寄归竹报，皆由甲处转递。甲因心生一计，习作乙书，以旅中不便，托甲陪妻偕来汉口。乙妻以思夫念切，倍信为真，遂偕至香港，附舟而行。诂意甲所往者福州，非汉口也。既至，甲先上岸访寻，回舟告乙妻曰：“尊夫殊大误事，渠于半月前已往天津购货，约至岁杪可回。尔我只得暂住此待之。”遂赁屋南台居焉。寓中挑以微词，入以游语，竟与之私。一住年余。乙妻问夫何日可至，则百端支吾。乙妻渐知其诈，而孤身异乡，绝无一人可告语，含忍而已。

甲妻自甲去后，屡得乙信，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，心甚疑之，因托人至香港探问。其人固乡愚，适数月前，有船至汉口中途被溺者，遽以为甲所乘即是舟也，回告甲妻。甲妻素荡，本不能独守空床，既得恶耗，遂琵琶别抱矣。乙以家中久无消息，颇不可解，适^①西国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银，将便道归里。偶至南台作狭邪游，忽于车中见倚门一妇，貌类其妻。回盼数回，神状举止皆酷肖，心疑焉。因命舆人暂停，遂于其左右觅一小茶寮啜茗，问邻左系何处人，答以自

粤中来未久。旋睹一人携物入门，审视之，甲也。心知有异，即唤集数友入门诘问。则甲知事露，已从后门逸去。乙妻自房中出见，悲喜愧交集，直诉其故。乙备询颠末，知妻误堕术中，非其罪也。连呼恨恨。以甲为非人，控官究追，而甲已远矣。

外史氏曰：余尝谓文人之无行，有甚于负贩者，以其积虑之精密也。然入其室而不见其妻，甲之谋人，正甲之为己谋耳，孰谓报施之或爽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适：正；恰好。

萤窗异草三编序

夫古人不朽有三：立德，立功，终以立言。儒者著书之说，必上观千古，下观千古，动有关于世道人心，非徒逞才华于淹博已也。余以为文章根性情而出者也。至不获著书立说，论议古今，策画时事，而抒写抑郁之气，成小说家言；则其性情，大抵忧思多而欢乐少，愁苦常而忻愉暂。积其忧思愁苦，以寓言十九；而行文之时，又不欲直写怨愤，必借径于风华绮丽之词，是其经营于楮墨间者，固非若伸纸疾书之所为矣。故历一生之岁月，以有著述；乘著述之余闲，以成异史：其书每不可多得。而是编乃哀^①集众多，至不获割爱，将与留仙之《志异》、随园之神怪、《滦阳》、《槐西》之著录，后先颉颃^②，则其他著作，直等身耳。使披阅者必卒读其书，尽帙^③而后快，是非穷目力于数日之间，亦几几爱不忍释矣。故爰^④志数语以为序。

同治甲子 仁和许康甫

识于武林之微云仙馆

【注释】

①哀 (páo 音怀)：聚集。

②颉颃 (xiéháng 音协杭)：鸟上下飞的样子。

③帙 (zhì 音至)：包书的套子，用布帛制成。因即谓书一套为一帙。

④爰 (yuán 音元)：于是。

萤窗异草三编卷一

唐 城 隍

中州某郡，有城隍神，颇著灵佑，初不知厥姓为唐也。夏月某日，相传为神诞辰。数百里之人，莫不踴躍奔走。祠故不甚修广，一时祈者禳者，偿愿者，赛神者，杂沓而来，香烟络绎，宝炬蝉联。前之人甫燕于鼎，后之人早拔而去之。跪者弗克跪，跪则人踢其肩；叩者不遑叩，叩则人陟其顶。男子长揖，妇人敛衽，拥塞不得前者，惟望神座首肯而已。且庙以外，陈百货，演杂剧，人更流连不去。以故行者拥背，立者侧足，气嘘成云，汗挥致雨。郡外近郭有翁，以酒为业，而茶亦类及之。每值其期，恒有儒士一人，洁衣而美仪，造肆独酌。酌已继之以茗，辄竟日盘桓于此。如是者经旬，社事将阑，是人亦绝迹不至。明岁又如是之，决不失时。翁心惊讶焉，叩其姓，则曰唐氏。日渐狎熟，间与翁谈时事，及古今典籍，皆极淹贯。翁故少读书，且乐于为善，语次，两相爱重，每娓娓不休。

一日，翁少饮薄醉，其人适来，乃以言挑之曰：“视君状貌，自是城市中人，曾游胶庠者，迹日郡中祀神，大举胜会。珠绣眩目，笙乐聒耳，莫不奔赴恐后，而君翻邀于郭外，沾饮茅柴。且过此旬日，又将一别经年，老夫惑之，敢请其故？”其人闻翁言，忽太息曰：“缘止此乎？良有数在，

予固非人，即郡神也。此数日之行，盖为避器之计，岂真效平原十日饮耶！”翁讶其言，疑其戏己，因诘曰：“人以神之灵，趋啖殿庭，耗散物力，所以为神寿；而神乃弃之出游，岂瓣香而来者，竟皆不诚乎？人神虽殊，不越于理，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。”神笑曰：“予何欺也？人与神之相感，要在一诚，不在草根木皮，杂以檀屑，而后谓之馨香也。即如翁之明度，每值会日，辄于无人之处泥首者三，又何尝亲诣坛壝^①，予始降若以福哉？”翁闻神言至此，色然而骇，盖翁以肆事乏人，因感神庇，每如此而人不知也。因信其真神，将起跪拜，神止之曰：“居，吾当语翁。夫予之遁迹于斯，实有所不能耐也。来者即多托故，至者不尽摅诚，冥冥之中，既已洞鉴，而此曹之嘈杂扰攘，大溃男女之防，并废公私之务，睹之更有所不忍。况村野之夫，值炎暑之日，汗出如蒸，衣湿如浣，以经年不濯之垢，郁积而升，纵熏以荀令之香，闻者亦罔不掩鼻。兼之入喉三寸，酒蒜之臭犹存；果腹崇朝，谷食之性渐化，当稠众之中，口不能缄，臀不能掩，氤氲而来者，大抵皆是也，将何以堪？”言未毕，翁亦粲然，曰：“是诚有之。”

神曰：“未也，是犹可耐者。最恶妇人女子，不守闺闼之训，以焚香为神可媚，以顶礼为福可邀，涂粉施朱，庄严其外相，而适足以诲淫。靓妆祛服，鬋^②洁其仪容，而不免于藏垢。升阶入殿，瞻像褰帷，以五尺之躯，隐难言之垢；白发之婆犹可恕，绿鬓之媛最甚憎。共度良宵，诟免春藏玉洞；未绝天癸，难保月浸鸿沟。神所惧者，尤在于此。而村姑田妇，衣麻紵之裙衫，渍婴儿之浣便，骸垢莫浴，足茧不脱，其暗香之习习，又与向之男子，夹杂而迭作，盖惟木偶者能堪之。有像即有神，人且避之惟恐不及，岂神独能安享

哉？”因谓翁曰：“翁有善心，寿当再历十稔，念故旧之情，必令急脚相召，东庑一判，尔时当更易，其中即翁之坐地也。”言已，出白金一錠，曰：“以此尝连日酒值，但为我宣播此语，予实受若之赐。且凡有庙而神者，亦锡若以福矣。”翁犹有所干请，转瞬竟失其所在。

外史氏曰：偏是闺阁中人，专好寻神入庙，而不虞神之攢眉已久也。至于举大会，赛大社，则呼姨唤姊，引妹随娘，攘攘而来者，直不知其几千百辈！无论芋萝西子，或蒙不洁，即此阴浊之气，妖冶之形，早令阳明正直之神，屏息而避之，于以邀福，不綦难乎！昔京西有异僧，斫二石球，晨则登绝高之峰，自崖而推之，径达其麓。已乃下而掇石，再登再推，操纵终日。人因号之曰魔，而钦其道行者，未且接踵。僧于丈夫犹见礼，独至巾幗者流，则谩骂曰：“没家法，露面出头，直供妄男子看杀耳，岂真为老僧哉！”味僧之言，可知神之于此，更有惻然于中者，不止臭之不堪相逐也已。

【注释】

①塼（wēi 音伟，又读 wéi 音唯）：坛和埤的统称，也特指周围有矮墙的坛。

②澣（juān 音捐）：清洁。

智 媼

旧传燕南有一媼^①，不知何许人，盖富家也。附近有巨盗，聚党十数，觊其资，夜入其家。时媼已就寐，夙闻人

言，盗首与己同乡井，且少失其父母，遂坦然无惧，披衣起，将亲逆之。聆其履声，知至户外，乃操土音呼其子曰：“儿曹何贪睡之此？若舅来，竟不一迎耶？”盗闻而骇，竟犹未深信。媼已自出，涕泣而言曰：“数年不晤弟，已魁然丈夫，奈何不一念姊？今夕始来相视哉？”语竟，掩面歔虚，悲不自胜，俨若骨肉重聚者。盗为之动容，因曰：“弟少不肖，早背椿萱^②，不知有姊，非敢忽然相忘。”媼又曰：“弟幼时，予犹归宁，后从汝姊夫远出至此，遂不得返，岂竟怙恃皆弃弟仙逝，弟已成立如此耶！”言已大恸，盗竟信为实然，劝慰至再，随媼入室。媼命婢煮烛，盗复出，约束其众曰：“此予之姊家，非路人也，慎勿骚扰。”乃命尽屯于外，媼心窃喜，又呼其子出见舅。其子知为盗，举股栗，不得已而参谒之。盗笑曰：“甥皆长成，姊真厚福人也。”媼又命子妇出，参舅翁。时媼之中子方授室，新妆出拜恍若一家人。盗亦自忘其盗，惟曰：“不知吾甥嘉礼，舅竟未备一芹，将如之何？”因呼从盗，以一袭入，倾囊，出珠十粒，以为答拜之仪。媼固辞，而后命妇拜受。急命其子治筵款舅，大犒其从者。子已心安，家又素裕，咄嗟数筵立办，媼与盗对酌，絮谈乡俗，咸中肯綮^③，盗亦信为同胞，醉饱始去。濒行，媼曰：“姊家幸有余积，弟如乏用，数百金不妨将去。”盗大笑曰：“弟以白手游四海，反来耗姊家物耶？”径行。媼与子送之门外，呼啸而返。是日也，媼家自饮饌而外，未尝少失锱铢，举室庆幸，亦不敢以告人。

越数日，盗又夜至，以千金置媼榻上曰：“以此为姊寿，略表弱弟之诚。”媼不复辞。盗又赠甥及甥妇金币钗钏，约值数百缗，厚贐仆婢，大肆挥霍，复与媼子欢饮达旦而后去。自是习以为常，每至辄有馈遗，媼家益富，人固不及

知，抑且不及料也。媼又囑盜，为己庇陰。盜予以一劍曰：“綠林之豪，見此當无敢犯者。”媼大悅。后年余，盜远出行掠，媼与子謀徙其家于晉，盖慮盜之貽累也。及迁于河東，植此劍于寢戶，有小盜夜入，見輒咋舌，不敢肆虐。自是數年，无盜患，信乎媼之智復絕天壤，而非人所能及已。

外史氏曰：指鷹隼為鵠鷃^④，化荊棘為棠棣^⑤，非凭此一副急泪，實以天性動之也。夫盜必甚黠，豈甘為媼所籠絡。而媼之籠絡，一本于人情，盜即自悟非亲，亦不忍放下面皮，况媼有以預知其家事，而言之切中乎！故媼之智既不可及，而所以行其智者，尤不可及。

【注释】

①媼（ǎo 音袄）：年老的妇人。

②椿萱（chūnxuān 音春宣）：指父母。

③肯綮（qìng 音庆）：筋骨结合的地方。比喻要害、最重要的地方。

④鵠鷃（jǐng 音脊灵）：亦作“脊令”，鸟名。

⑤棠棣：亦作“常棣”，木名，即郁李。

挑 绣

长洲诸生邹大任，年仅弱冠。美风姿，貌白晰而性骏^①。愚，啾唔一室中，牝牡不知，时艺文字外，无所晓，同胞咸笑之。一日如市，见有逆女者，箫鼓喧闹，宾从络绎，茫然莫解其故，以询友，友给之曰：“兄不识耶？此郡中某家初得官，夸试于人也。”生信而不疑，且素以功名为念，欣然尾之往。至其门，见新婿莫雁御轮，仪节繁缛，心窃好之，久立而不去。已而彩輿复出，哄然启行，微闻第中有悲泣

声。生乃鼓掌大噱曰：“此亦大好事，何戚为？”观者胥怪而相顾，生殊不自觉。翌日复出，遇送丧者，其状颇仿佛，而哭益哀。生愈不平，谓人曰：“当喜而戚，此行必近不祥。”闻者无不捧腹。其呆率多类此。庚午夏，读书于某寺，其地近山，素多魅，寺僧不胜其扰，皆徙去。同人以生痴，故怂恿使居之，生亦罔知所惧。入其室，蛛网挂户，蝠粪盈阶，生洒扫而处之，足不窥园，其读益苦。居三日，殊无他异，同人以为痴福，遂不复劝徙。

乃生自居寺中，每夜读，辄闻有笑声，生亦不顾。数夕后，天气炎蒸，生袒褐就月，执卷而读之，曼声长吟，深宵不辍。俄而砰然作响，院门辟矣。生愕然四顾，则二妇人，新妆如画图，均衣薄縠，各执白纱小扇，翩然径入。生不以为意，诵如故。二妇逼近生身，戏以纤指抚其肌，笑曰：“个儿郎体固如玉哉！”言之似甚垂涎。生若不闻，读倍急。二妇捫拊良久，见生漠然，反敛手抱惭而退，出门忽不见。生亦莫之讶，只曰：“山寺夜深，何来女娘？指爪且尖瘦，令人颇不耐。”言已，掩卷欲寝，旋又闻声，其音娇细，笑曰：“予来视郎君寝未？”人则一女子，年可二八，绿鬓微松，红腮带艳，白身无寸缕，掩笑立于生前。生视之，容如花绽，肤若脂凝，亦冥然不为动念。但笑曰：“汝效弥衡，以清白之躯傲我乎？予体亦非不洁者。”因捋己棍与之对立，皎然如双舞之鹤，女反羞缩，障面言返，细语曰：“若人只合偶痴鬼，当令挑绣来。”生言笑自若，徐徐着裤，曰：“白雪之白，究不如白玉之白。”拂榻就枕，了无怖畏，其愚诚不可及。

诘朝无访戴者，生仍安于肄业。及昏，骤雨滂沱，砌下水深尺许。生方篝灯展卷，复闻笑语纷然，曰：“予等送痴

妇来伴痴郎君，幸勿再劳璧谢。”生于灯下视瞻，则客夕二妇，更偕数人，前女子在其中，则既衣裳楚楚矣。众拥一少艾者，近生曰：“以此为若妇，若愿之乎？”生亦莫之拒，反诘曰：“妇之说，予殊不解。”众曰：“达道之三，非夫妇耶！”生即取书，翻阅一周，恍然曰：“是诚有之，予为夫而渠为妇，其此之谓欤？”众因哄堂大笑曰：“然。”生遽呼少艾妇，绝无所虞，惟曰：“予正读书，欲究臣子道，夫妇之义，尚未暇及，学不躐等^②，汝曹可仍将妇去。”众不听，嚶吁一声，青衣数辈，自外人，肆筵设席，强生与少艾并肩坐，饮以合盞之杯，绾以同心带，生熟睹少艾，容光如珠玉之润，体态若花柳之妍，心颇爱好，慨然曰：“得妇如此，于愿足矣。”少艾亦绝娇痴，毫无腼腆色，时以美目灼灼然顾生，且笑曰：“予夫太无赖，予身几被看杀。”又语众曰：“予夫即若夫，胡不均此一杯羹，而使我一人独享耶？”众皆笑不能仰。大礼已成，众始列坐，浮白痛饮，谐谑甚欢。生与少艾独以白眼相看，四目交注，不饮亦不食，吃吃憨笑而已。众呼艾为挑绣，生亦呼之。杯罍之侧，犹以一卷自随，时复咕哝曰：“夫妇之义，予当与绣共参之。”须臾二鼓，众皆半酣，起曰：“新人夫妇，当合欢，我辈且退。”遂纷纷俱出。有二人复返曰：“小儿女未谙情事，予得代为掺持。”乃为生展衾褥，牵二人衣，使皆登榻，以手扶其枕，曰：“今夕共此，明年抱子矣。”语毕，含笑而去，疾雨烈风，亦不知其安往。生与绣并头而眠，究未解床第之事。生少卧即起曰：“夫妇有别，予不可以无礼。”乃东向而坐。绣闻生言，亦起西向而坐，瞑目存息，莫通片语。倦极思睡，倚壁鼾然，睫甫交，而东方明矣，虫飞薨^③薨，众又早至。人见生绣，垂头对坐，形如土木偶，不禁失笑曰：“蚩蚩者果无情

耶？”绣见众人，急起离榻，欲从之返，曰：“闷杀阿奴。与夫处，固不若与姊戏也。”众又粲然曰：“婢子亦太憨生，汝已有夫，从予归，将奚为？”绣乃垂涕不已，嚶嚶作小儿啼。众匿笑，为之整妆，事毕自去。绣自是在生室中，日为生繕衣履，主饔飧，淪茗煮酒，迄无倦容。暇则掘土和泥，学为儿戏，绝不类闺阁成人。其所作，多玩器，瓶彝樽鼎，巧擅人工，亦不卜其所用。生并不诘，诵读如常，而自与绣处，虽盛暑未尝露臂，相对如宾。绣亦如之。夜即共卧一榻，而东西异向，恒虚其中。如是者数夕，未及于私。

生固寒士，家惟寡嫂，因僦居于外，旬日一归省视。出即遭友于途，询生近业，生遽曰：“兄宜为我贺，学有长进，迺来又悟得‘夫妇也’一句意义。”友惊问之，历历敷陈，不少讳。友素与人忠，急曰：“此系鬼狐，能为人祸者，君宜速避之。”生犹未达，惟应曰：“诺”。遂不复往嫂处，遄归寺中，入室即谓绣曰：“友言妇为鬼狐，其信乎？”绣炯炯相视，无一言。生取书证之，至“鬼神无形与声”。大悲曰：“友误我，此固有形与声。”又读至“狐狸食之”，恙曰：“友欺我，此固不能啖人。”因不复信友，与绣处如故。

乃自此，友皆与闻，相约偕来，以覘其异。入所居，绣适不在，因以诘生，生又详言之，友乃坚请一见。生曰：“适往后园移花，少顷即来矣。”未几果至，以红巾覆首，贮花于衿珊珊而来。众睨之，神仙中人也。绣见客，绝不惊避，委花地上，踞坐而以手植之，旁若无人。众见其衣有缝，其行有影，且不匿迹销声，亦不敢臆定为异类。坐谈至夕，绣亦不时入斋，但不与客交言，中馈之事，因其所司也。客去，而两相欢，仍如往日。

友有善谑者，一日谓生曰：“兄与尊嫂处，亦同衾处

否？”答曰：“未也。”友笑曰：“奚为不同？”生曰：“予读《内则》，‘七年男女不同席。’席且不同，况衾乎？”友輶然曰：“嘻！君误矣。夫妇非男女比也，诗不云乎‘角枕粲兮，锦衾烂兮。’不同衾，胡为怨其独旦耶？”生即庄容，谢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归而谋诸妇曰：“友令我与子同衾，子其勿辞。”绣亦无难色，第询曰：“书有之乎？”生曰：“书不言而《诗》则有之，尽信书，固不若信诗也。”是夕，遂合被而寝，而衣缕各未去身，转侧殊各不便。生晨起，即诣友处相告曰：“过听子言，使我永夕不能寝。”友询之，以状对。友又笑曰：“同衾而不去衣，犹异衾耳，子焉能寝？”生骇然曰：“衣可去乎？何居乎？未之前闻也。”友因给之曰：“子不善读书，宜其愚也。孟子曰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袒裼裸裎于我侧，故由由然与之偕’。袒裼等字，皆去衣之谓，不如是，宁能由由偕寝乎？”生亦笑曰：“审是，则虽字与焉能句，皆衍文耶。”友亦忍笑颌之曰：“是矣。”生遂深信不疑。

适遇他事归，已昏暝，不及阅书，又谋诸妇曰：“友令我去衣，与子同衾，其可乎？”绣始有难色，又询以书言若何？生叹曰：“读书而不明句读，从前皆浪掷居诸，微友言，吾不知也。”乃强绣尽解其衣，登床复衾而寐，膩肌交拥，神魂荡然，遂熟睡达旦。明日遇友，即谢曰：“君言不诬，黑甜乡予既近之矣。”友曰：“恐子未近温柔乡也。”生复讶曰：“温柔乡犹有异乎？”友乃缅陈居室之道。生闻之津津入耳，惟曰：“夫妇大伦若此者，无乃褻甚。”友笑曰：“君又未读《易》矣。《大传》有云：‘夫妇媾精，儿女化生。’不然，子之先祀且几斩。”生攫然揖曰：“仆甚愚，见不及此，非仆也敢专承之，其自祖父以上，咸承吾友之赐。”言讫茫茫然归，友又为之绝倒。生入寺，天犹未夕，即又谋之妇使

共寝。绣曰：“昼可寐乎？”生曰：“昼眠夕寐，眠与寐同也。”绣从之。生如友教，甫一合，而绣即呻吟欲起，奔避曰：“君今者不怀好意，予不再与夫处矣。”生又坚持之，绣不胜其创，泫然泪下。生素未睹此状，悱恻不忍，力少纵而绣逸，生裸逐之，倏忽不见。方呆立，而他友适来，见即大笑曰：“是何形状？”生正色答曰：“予欲与妇媾精，以延先人一脉，此亦伦常中要务，君何哂为？”友不禁鼓掌，强之入室，俟其衣而后坐。谈既晦，乃去。

生既失妇，不胜懊闷。比及漏下，前之众妇复来，拥绣入门，笑曰：“苦我家妮子，情实不甘。”生朗然应曰：“昔未妇予，汝为政，今已妇予，我为政，不甘将如何？”妇皆喜曰：“痴儿亦甚强项。”乃并力纳绣于榻，顾谓生曰：“遁逃者既已还君，再遁勿予问也。”释手而退。生阖户解衣，欲与绣狎，绣退却不敢复近。生强之，鹄血啼红，倍极呻吟。迨至芙蓉露下，夫妇俱有味乎其中。生乃怡然曰：“予今日乃识此真乐。”自是无虚夕，绣亦渐入佳境，不再如向之推拒矣。生既与绣为欢，自谓佳趣，遇人辄道之，闻者皆目笑。偶诣嫂处，言之极详。嫂之兄适在座，赧然色变曰：“是何言也？”生笑曰：“事无可对人言，岂嫂独不可谈耶？”竟恬然不以为怪。后因绣有娠，谋徙于家，绣令生尽将所作者移归。嫂见之，大粲曰：“子家宛若奁具，乃如是丰！”绣亦不惭，嬉戏如故，而事嫂维谨。明年，绣举一子，家益赤贫。绣命生以泥器如市，索价甚昂，嫂又以为病狂。生至暮，竟携千金以归，而货犹未售其半，始大惊，视之乃古铜也。嫂由是奇绣，而生与妇亦不再痴，连举三雄，家益巨富。

处五年，绣忽辞去曰：“夙缘已满，当别矣。”生惊询其

故。答曰：“妾非人，实鬼也。生前以痴，故见弃于人，郁郁以死。赖诸姊妹以术授予，渐觉聪颖，而痴情犹未尽绝。因以冥数与君配合，今将转轮往生富贵家，望君勿以妾为念。”生诘其何所？俯而不答，顰眉曰：“再来人似不必相识。”辗转而歿，化为淡烟以逝。生思之不置，乃以三子属其嫂，遨于湖湘间，不复言娶。究不知为绣作合者，为鬼为狐，每以未及问绣为憾。

外史氏曰：痴者天全，以其痴绝，无所欲也。故虽艳质当前，淫妖触目，而彼无见无闻。具此质地，可以仙，可以佛，并可以圣贤，所全不亦大哉？乃自燕朋失志，导以情关，后遂不能复痴。如此之友，最能坏人心术，切宜远之。在人以为救痴之药石，予以为祸生之疾疢^④，良不可不辨。

随园老人曰：刻画痴状，笔笔如生，而一管写二痴人，尤擅绝技，吾每望而畏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 𪚩：呆的异体字。

② 躐（liè 音猎）等：不按次序；逾越等级。

③ 薨（hōng 音烘）：古代称诸侯或大官死亡。文中形容虫飞的情形。

④ 疾疢（jiùchèn 音救趁）：疾病。

田 一 桂

田一桂，大梁人。父为洛中陶朱，至一桂，始中衰。然犹拥万金之产，里中单寒之族莫敢望。一桂幼失所怙，惟母在，为聘于同邑巨家，岳卢姓，女名四娘，天姿绰约人也。

一桂年十七，即行亲迎。四娘色既殊尤，兼饶机智，当新之夕，即心窃计曰：“富室之儿，骄傲性成，非有以缚束之；少纵即逝矣。”于是温柔旖旎之中，别寓峭厉棱角之意，拒之而不竣拒，予之而不转予，腴腆之余，微加以色笑；柔顺之内，隐示以端严。而或推或挽，忽送忽迎，女儿情性，令人不可捉摸。只此一夕，丈夫之气既夺已，三朝庙见，婉婉倍于寻常。且善窥姑意，候其喜怒，察其心情，视寒燠，洁饮食，孝妇之名以著。又善处戚族间，无纤毫失礼，人因贺一桂，为得贤助。独是当闺帷之地，操纵良多，自花烛以后，昼遇一桂不以笑语相通，行必异路，居必异席，若反目者然。及夫寝门已闭，一室燕私，一桂言或涉邪，则必正色规戒，责其轻浮，甚至泣下沾襟自嗟薄命。抑且囊衣无自解之时，粉泽无轻沾之日，衽席甫就，笑面即无。衾枕虽同，羞容时有。较之结褵^①之始，殆有甚焉。至一桂绝望欲寝，则又絮谈家事，故搅其眠，屡转腰肢，阴破其睡。泊乎蝶梦难成，花枝欲戏，又必强而后可。而缱绻之下，倍极绸缪，柳既宛转迎风，云更低徊恋雨，一颦一笑，尽态极妍，使一桂得之不易，舍之实难，其颠倒是情中，不可言喻。

四娘又善于修饰，每以晨省为名，盥濯绝早，恒呼一桂与之偕。既起，令坐于侧，观其梳裹，间或使之掠鬓，或役之簪花，虽不必代画眉妩，而朱粉之浓淡，钗钿之高低，无不含笑与商。及昏，复如之，益穷艳冶；髻则散挽浓云，更添豪泽；容则浅匀膩玉，另染铅华；虽不副笄六珈，从未慵妆草草。至此，必命一桂捧镜于前，己乃徘徊顾影，值深宵密室之中，当银错金缸之侧，见此两人，遇此韵事，即以宋广平当之，铁石心未能不动，况一桂乎？以故房帷之爱，惟恐不深，积渐而尾大不掉，四娘之威乃日肆。

初，一桂之迎娶也，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：“妇人女子，所以挟制其夫者，以色故也。君少年，不免好色，但庄以莅之，正以率之，可以无患。若狎昵无忌，则妇纲将倒置矣。”一桂不能从，弥月后，以事触怒四娘，面有爪痕。祝见之，即笑曰：“好色者果不免此，向从予言，何至于是？”一桂殊不介意，归且以之语四娘，四娘甚恚，适祝来过访，一桂呼茶，四娘以饴和椒涂其颊^②，使婢馈客。祝不知。径啜之，吻若胶粘，且麻不可耐。及视其器，始悟四娘怪其言，将使学周庙金人三缄其口耳，大笑而去，后亦不再哓哓。

未几，一桂之母卒，四娘执丧既毕，乃自言曰：“吾无蒸梨之小过，渠即欲出之，无名矣。”由是益横。一日，以烹调失节，迁怒一桂，突以羹碗掷之曰：“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？”一桂幸未被伤，嗣是庖人之职，恒亲临之，而稍不洁不甘，四娘辄取以饲犬，兼碎其盛。且自此，四娘之室数夕不容鼾卧矣。一桂甚惧，惴惴焉惟虑或撻^③其怒。然遇脱輻之顷，犹尝反唇相抵，未遽至俯首帖耳也。

四娘每不平，以为笼络未至，复借端与之争。自兹竟不再与言。及夕，亦纳之，不至如前之闭门，一桂心窃喜。及入室中，早已别设一榻，以朱绳界之，遍悬和鸾，一触之即洋洋盈耳。复命婢值宿廊庑，有声则告惊，不言则答，婢亦莫敢不承。四娘既安置一桂讫，乃自明烛晚妆，倍加涂泽，膏兰之气，盈室袭人。及寝，复较前放旷，莲花换瓣，不必灯昏；玉树流辉，何须月皎。绣带有轻松之日，锦衾有缓复之时，比皆数年伉俪未经阅历者，一旦遇之，当亦情不自禁。无如鸳鸯枕畔，白刃双横，凛不可犯。四娘又怒目言曰：“予既拼此弱质，倘无耻者，钻穴逾墙，纵不戕其生命，亦必残其肌肤，誓不再与薄倖儿同眠此榻。”一桂备闻其言，